

一個去試，才能知道，同樣的道理，要切斷脊髓上行性徑路Dorsal column, Antero-lateral system, Spino-cervicothalamic system, 我們也只是一條條來切，以確定針刺特定穴道所引起之神經衝動到達中樞之途徑，早晚我要把它切到，Research的意思就是不斷的研究，不斷的尋找，從來就沒有猜就猜到的，除非有那個Magic，一個一個地去做，Sooner or later, You will get it, You never miss it」哈教授的臉上流露出一股自信的表情。

「我們再請問這項實驗如何着手？」哈教授的這項Research還沒開始，我們倒先Research他了。我準備先以猴子當實驗的對象，不過，眼前有一個困難，猴子並不能告訴您痛不痛，所以我要先設計一套名叫「測痛計」的機器，而後訓練它，如何表示痛的反應，如此，則可以數據表示疼痛的刺激強度，又能把握住客觀的態度來紀錄，有了這兩條件，這項實驗就能Control了。」

「但是猴子的Point和人一樣嗎？」這是我們急想知道的問題。

「猴子和人體比較相近，我們可以先選擇重要的穴道做起，慢慢的克服各項困難，相信這個問題可以解決。」

「哈教授，請您談談您本身對針灸的觀感如何？及美國實行針灸的情形，好嗎？」哈教授近年來不斷的做這方面的觀察，相信可以給我們很多的啓示。

「我認為針灸是中國固有醫學的一部份，而現在中國醫學卻仍沒被廣泛的接受與運用；過去針灸好像被一些所謂的江湖郎中商業化，一般醫生都不用，包括中醫師在內，直到最近針灸研習成了世界

12

的風尚，在美國更是風起雲湧，有反對的，有贊成的，也有抱著懷疑的態度的，但是，不管怎樣，針灸在美國是極為流行，不過有一點和我們國內不一樣的，他們的法律禁止針灸用於治療疾病方面，據我所知，只有內華達州可以，不像國內，過去把針灸打入冷宮，直到現在，才復得到寵幸，而且幾乎每個「用針」的人，都是針灸專家，你也是專家，我也是專家，大家都是專家」談到這裏，哈教授似乎是「得氣」了，「甚至於有的人把中醫分家了，只提針灸，不提中醫，比如我在美國講演時，就發現一奇怪現象，Every body talk about acupuncture, but no one talk about Chinese Medicine, 真是非常可笑。」哈教授停了一下，又說：

「再看看我們國內，有些「專家」只學了幾個穴道，就隨處紮針、騙錢，根本就不想去追求它的根本理論，大概我們只崇尚流行，就像女孩子的裙子，一下子迷你，一下子迷地一樣」我們不禁發出笑聲，問題倒並不是因為「那個穿迷你裙的女孩子」的緣故，而是因為對待生命的態度，我們的措施竟是如此草率、輕易。

「哈教授請問您對中西一元化的看法怎樣？我們指的是Combination方面。」這是一個問題很多的問題，也是爭論很久的懸案，「Combination？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必要，過去沒有西醫，而我們的醫學就已存在，既然能夠存在，就必有它存在的理由，只是不曉得存在的理由罷了，醫學本無中西之分，但是因為西學東漸，而且也因西學的科學化，才很快的推廣，以致產生了中醫、西醫這個人工化的名詞，以前我們稱「大夫」只不過現在分洋大夫草大夫如是而已，醫學的目的都是在治療疾病，本該無中西之分的。」

專訪



與

Dr. R. Contreras 一席談

「但是現在大家都批評中醫沒有科學的根據」

「對了，這就是醫學所以分中醫西醫的根本所在，中醫沒有科學根據，那是大家要負責任的，中醫為何淹沒？那是因為後繼無人，原來有的得不到發展，以致後來中醫遂變為很零碎的醫學，中醫有無優點，當然有，比如acupuncture就是其中一例，它能夠被發掘出來，可以說是中醫的幸運兒，相信能和acupuncture相比的，一定還很多，極待我們去發掘，現在大家談中西一元化，我覺得還有很多技術上的問題，如最實際的中西醫門戶之見，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，如果大家能以研習針灸的態度，去研究中醫，必能使中醫的評價提高，可惜的是，這樣的人實在太少了，」真是一針見血的說法，這個時候該是我們努力奮起的時機了。

「哈教授，請您再談談，您對本校學生的觀感如何？」時間也差不多了，於是我們提出這個問題來作結束。

「我覺得我們學生的素質很好，不過，還有些方面需要改進，比如學習的態度，求知的精神，記得有一次，我在10路公車上，碰見一位本校學生，拿著一本講義，很專心地背著，我告訴他，他正在浪費他的生命與青春，像這樣的學生，我想定還有很多，當然這個問題，學校有責任，老師也有責任。Teaching is an art, 教書的效果，在能學生懂得多少，才能青出於藍，才能進步，假使您們都不比我好，我還教什麼書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能真正的去求學問，其他因為我剛回來，還沒和學生直接接觸，不能做更深入的分析，以後再告訴你們好了。」我們謝了哈教授，走出研究室，十二月的天氣並不很冷，一想到，還有很多學生在浪費生命與青春，却使我們不寒而慄。

匆匆趕到杏軒，三點還沒到，但是Dr. Contreras已經等在那裡了，看到他掩不住心裡的那份雀躍，這時他也站了起來，拍拍我們的肩膀，他就是這麼熱情的人。

大家坐定之後，我們略為表示來意，若有所思的Dr. Contreras點點了點頭，手裡慢慢攪動著咖啡，而陣陣的咖啡香開始飄盪着。

Dr. Contreras是宏都拉斯一個年青的醫生，不遠千里到本醫院來學習針灸；一談到醫生，立刻引起我們很大的興趣，因此，我們首先問起他們在醫學教育制度方面和我們不同的地方，操着濃濃的西班牙口音Dr. Contreras很耐心地跟我們說明：「我們的醫學教育制度大致上與本地相仿，一般所使用

的教科書也差不多，諸如：Harrison的內科學，Christopher的外科學，Thorek的外科診斷學，Major的物理診斷，Green hinz DeLee的婦產科學等等，一口氣說了很多本書，這些書確實是我們耳熟能詳的。嘆了一口氣，接着說：「不過我們是採取八年制的，前七年與您們大致相同，但是第八年必須在Public Health House工作，這是一種義務，而且是在窮鄉僻壤的地方，工作十分辛苦，每個人都須獨立一面。」我們一直在喊人材下鄉，衛生所缺乏醫師，這一點實在是值得我們借鏡的。一陣沈默之後，還是蕭精靈，抓住這個機會，打破僵局：「您們畢業之後，是否須要通過考試，以取得醫師開業的執照？」這時大家都笑了。Dr. Contreras略為整理了一下思緒，以西方人慣有的動作，攤攤雙手「不，只要有M.D.的資格，就可以取得醫師公會認可，懸壺開業。整個宏都拉斯只有一個醫學院，因此，我們受到很好的訓練，尤其是有很完善的clerk & intern system，只要畢業，Degree is our licence。」由licence我們很自然的談到了開業的話題，「我曾是開業醫生，在Public Health House工作一段時間之後，我就自己開業了，一直開業了八個月，就來這兒學習針灸。」

一個開業醫生忽然對針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，離鄉背井，老遠跑到這兒來學習，動機是什麼，為什麼會來到我們這裡，……一連串的問題就在腦海裡打轉，也顧不了修辭，衝口就問「Why？」

「我一向對公共衛生事業有着很高的熱誠，三年前，曾經在雜誌上看到一些文章，報導針灸在公共衛生上的貢獻，因此引起我的興趣。去年又於厄瓜多爾的雜誌上看到Dr.程在針灸上的成就，越發令我心醉不已，很幸運的是，在巴拿馬及哥斯大黎

加二次會見他，承他的推薦，給我這個機會到自由中國的貴校來。」Dr. Contreras娓娓道來，似是在回憶一樁久待的往事。

本學院第一期的「針灸研習班」已經結業，也許是對研習班迫切的殷望，我們急於知道研習班的情形，Dr. Contreras也告訴我們，他個人的感想「來到這裡之前，我根本沒有什麼針灸的基本知識，在西班牙文的書籍裡，很難找到有關的資料。但是，三個月的研習下來，我個人覺得學得了不少，也受到很好的訓練，可以說我已經喜歡上針灸了，我相信它在臨床上的用途。可是話又說回來，對於一個真正有興趣的人，尤其是一個外國人而言，三個月的訓練勿寧是太少點，深入的訓練那是絕對不夠的。我們課堂上有人翻譯，但是隔閡依然存在，我們無法完全了解。當然，我也不是怪任何人，您們知道中醫的許多名詞，理論是很玄的，要翻譯成英文，事實上也有困難。」

語言文字的隔閡，的確帶給這些外籍的學員相當大的困擾，他們學習的態度又是如何呢，經絡氣血，陰陽五行，這些中醫重要的理論以及一般中醫的基本知識，他們了解了多少？

「對於中醫我本身有很大的興趣，但是只是在針灸方面有些心得而已，雖然學習針灸是我最主要的目的，可是如果對其他的中醫知識不懂，也就很難充分的了解針灸了。至於說相信的問題，實在是難為了我，不過我想肯定的一點是：中醫的理論基礎，從五千年前就開始發展，打從那時就開始研究人體，治療疾病以及尋求各種疾病的解釋，並且也維護了五千年來中國人民的健康，從這一點看來，我們不能也無法否認它的價值，必定有它合乎邏輯、合乎科學的地方，只是我們現在尚未發現而已」

中西一元化是我們多年來努力的嚮的，被同學們談論的最多，也是社會大家對我們最關切的。可是無庸諱言的是，似乎我們都沒有信心，行動的表示僅止於辯論，僅止於關切。中西一元化可能嗎？對於這一個問題Dr. Contreras胸有成竹似的「當然可能。」沒想到答案就這麼利落，着實令我們吃了一驚，但是他接着說「中西醫學的一元化是很重要的，因為中西醫學各有他們的長處，如果加以融合，必能相得益彰，將世界醫學帶入合一更新的境地。我個人有這份信心，我打算在這裡停留二年，以便得到更多的中醫知識，學習中醫的精髓。」

我們此行的目的主在針灸方面，沒想到話題扯得那麼遠，因此，我們重新把話題轉回來，希望再在針灸上作更深入的探討。Dr. Contreras毫不矯飾的告訴我們他的心得：「我個人覺得針灸是很合乎科學的，經絡和穴位也都是實際存在的，並不是所謂的『抽象』；很多的西醫都談到針灸，但是他們之中90%是持不相信的態度的，這是因為他們不了解、不知道針灸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的緣故。」

針灸合乎科學！這是我們不敢完全贊同的，至少在現代解剖學上，尚無法找到經絡、氣確實的存在。

「這是不必要的，我們不一定要在解剖學上找到穴位。我現在正從事於西醫的了解，打算將中醫的理論作一適當的處理，使中西一元化，如同人體細胞所以能夠產生能量的原理一樣，我認為中醫的氣就是一種和電能（electric energy）類似的東西，細胞內外有正負電極，當細胞受到刺激，則產生電位差而造成電能。我想吾人如能將這些電能善加利用，可以在左右手（正負極），使一小燈泡點亮。經絡是人體內的一種Channel，而電能就在這些

Channel內循環；因此，針刺足三里可以止痛，原因就在這裡，這是神經學的理论無法解釋的，我現在正從事這項研究，使得這項假說，經過各項科學實驗，得到證明。您們是否聽說過所謂的Kirlian effect，當我們把手放在一高頻率的儀器內，可以發現手上有一條一條各種顏色的光，而更令我們驚奇的是，這些亮光正和經絡穴位相吻合，我認為這是一種很合乎科學的研究中醫的方法。您們在更深一層的研究。」

Dr. Contreras這一番理論，真把我們帶入了出神入化的境界，大家聽得目瞪口呆，這時譚老師似乎意猶未盡，三句不離本行「在針灸的治療上，如果伴同中藥，是否會得着更大的療效？」

「目前針灸只對某些病有效，但是有些則否，所以我認為伴同中藥是必須的，一定可以擴大針灸治療的範圍，加強療效，所以我希望在這裡能夠學到這些」

「研習班」設立的本意，是在幫助對於針灸有興趣的醫生，施以短期的訓練，因此，班上課程的安排，學員學習的困難，我們都應該盡量幫他們解決，「研習班」也才能達到盡善盡美的地步，因此，我們特意請Dr. Contreras表示他的建議。

「我以為研習班的構想很好，但是如果能夠在時間上再延長一點，在課程上多排入一些相關的科目，相信更有裨益，學員對針灸的了解也能更深一點，謝謝您們給我這個發表意見的機會，再見。」

「謝謝」握着Dr. Contreras的手，似乎就握着西方學者真誠的手，拋棄成見，中西醫學推誠的合作，針灸的發揚可待，針灸的發揚必定使世界醫學進入更新的紀元，我們不禁衷心的期許著。